

本土自古以来最神秘的职业——“逐货师”首次曝光！
传承一千三百多年的古老职业，比鉴宝“掌眼”更高一级的存在。
他们活着的使命就是追逐世上最独一无二的货物。

天地镜

唐小豪
著

一双从元朝传下来的筷子，筷子上八个谁也看不懂的文字。
一个被湮没千年的秘藏“奇门”，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宝？
中国首部描写“逐货师”经历的小说，有史记载传说中最富贵而又最危险的人群！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奇

天地镜

唐小豪
著

俠

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奇货 / 唐小豪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 6

ISBN 978-7-5057-3533-0

I. ①奇…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0860号

书名	奇货
作者	唐小豪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22印张 406千字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33-0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章	鬼当·····001	
第一章	刑场疑云·····007	
第二章	平静的复仇·····012	
第三章	一文不值·····018	
第四章	疯人院长大的家伙·····024	
第五章	“X”凶案·····029	
第六章	龙出浴·····035	
第七章	偷袭·····041	
第八章	陈尸地·····046	
第九章	铸玉会·····052	
第十章	关于逐货师·····058	
		第十一章 魏大棒子·····064
		第十二章 绿瞳·····070
		第十三章 天眼教·····076
		第十四章 单瞳雇主·····082
		第十五章 尸面·····087
		第十六章 绝世画·····093
		第十七章 一连串的变故·····099
		第十八章 追踪专家·····104
		第十九章 意外中的意外·····110
		第二十章 老贼的指引·····116
第二十一章	虫珀·····122	
第二十二章	回到原点·····129	
第二十三章	一线屯·····135	
第二十四章	不连贯的线索·····140	
第二十五章	开棺人·····147	
第二十六章	天怪·····153	
第二十七章	炭坑·····159	
第二十八章	一线生机·····165	
第二十九章	白蚁穴·····171	
第三十章	她是穷奇·····177	

第三十一章	尸骸遍地	182
第三十二章	地龙毒	188
第三十三章	合盟	194
第三十四章	鬼骑	200
第三十五章	隔世铜板	206
第三十六章	八门脉络	212
第三十七章	悬空门	218
第三十八章	地底奇灯	223
第三十九章	命悬一线	230
第四十章	四方铁链	236

第五十一章	死神之水	302
第五十二章	重生	308
第五十三章	人之初	314
第五十四章	回到起点	320
第五十五章	没有十指的画家	326
第五十六章	不存在的负四号	332
第五十七章	同样的画	338

第四十一章	千足赤红	242
第四十二章	两人三足	249
第四十三章	布局者	255
第四十四章	摇钱树	261
第四十五章	心理陷阱	267
第四十六章	铁仙观	273
第四十七章	金脉	278
第四十八章	机械图纸	285
第四十九章	血腥的私欲	290
第五十章	心中的穷奇	296

序章：鬼当

当那双筷子递进当铺的窗口时，当值的小朝奉差点笑出声来，他顺势又将那双筷子推了回去，正要开口说明的时候，窗口下站着的那个戴着斗笠一直低着头的人却冷冷一笑，笑声传进小朝奉耳中的同时，一道闪电从空中劈下。

闪电劈下的那一刻，小朝奉明显看到在当铺门口还站着一个人，那个人也戴着斗笠，确切地说，与窗口下站着的这人几乎一模一样。

就在小朝奉还在纳闷门口那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天空中响起了一声炸雷，炸雷声让小朝奉浑身一抖，再定睛一看，当铺门口连个鬼影都没有。

“喂——”戴着斗笠的男子开口了，“到底收还是不收？”

斗笠男子的声音像是嗓子中吞过火炭一样，沙哑又沉闷，说话间闪电再次劈下，小朝奉再一次看到在门口的那人，可门口明明立着灯笼架，即便先前没有闪电，他也能清清楚楚看到那里根本没有人。

“不收……”小朝奉看着门口心不在焉地回答。

斗笠男子又是一声冷笑，伸手小心翼翼地将那双筷子拿走，装进那个精致的长条小袋子里，又将斗笠往下压了压，转身离开了。就在斗笠男子走到大门口的那一刻，一直盯着门口、试图分辨自己到底是眼花了还是撞邪了的小朝奉，因为又一道闪电的关系，清清楚楚看到那里站着两个人，两个走路姿势一模一样、都提着同样精致长条小袋的斗笠男子。

小朝奉倒吸一口冷气，闭上眼睛晃了晃脑袋，再定睛看去，发现门口灯笼架上的灯笼已经熄灭，外面漆黑一片。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在小朝奉身后响起：“兴安！”

小朝奉并未回过神来，直到身后那人抬手按在他肩头叫了他的全名“田兴安”之后，小朝奉田兴安这才浑身一抖，立即转身看着身后那名穿着长袍马褂、手中攥着一把

干草、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脸色白得厉害、嘴唇乌青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师父！”田兴安立即点头示意，下意识退到一侧去。

来者叫刑仁举，是这家久安当铺的大朝奉，实际上也是这里的掌柜之一，这家当铺是刑仁举和另外一位老板合伙开的，不过平日当铺中主要负责的就是刑仁举，田兴安是刑仁举五年前收的学徒，算上刑仁举、田兴安，整个当铺就只有五个人。

“怎么了？门外的灯笼怎么熄了？”刑仁举眉头紧锁，将干草放在旁边的黑色木桌之上，抬脚快步走出去，拿出火柴，准备将灯笼罩取开重新点燃的时候，却看到灯笼内那根蜡烛就如同被虫蛀了一样，四下都布满了细小的密密麻麻的虫孔，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刑仁举一惊，立即转身看着门外四周，同时大声问道：“兴安，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是谁？什么时候走的？拿了什么东西？又说了什么话？”

田兴安见刑仁举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立即从旁边的门通过那小隔间走了出去，还未走到，刑仁举又问了一遍相同的话，田兴安立即将先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唯独省略了自己“眼花”的事情。

“完了！错过了！”刑仁举说完之后，朝着田兴安所指的那斗笠男子离开的方向快步走去，追到街头，看着四下漆黑的街道空无一人之后，气得眼前发黑，下意识慢吞吞走到旁边的墙下扶着墙歇了好一会儿，缓过来之后这才慢慢走回当铺。

田兴安在当铺门口一脸茫然地等着，见刑仁举回来之后，脸色比先前还要苍白，立即迎上去搀扶着，却又不敢问怎么回事，不过自己心中清楚，自己是犯错了，自己肯定是走眼了，就算那双筷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许来者还有其他的好东西没拿出来，先前拿出筷子只是一种暗语或者是试探。

田兴安搀扶着刑仁举回到当铺中，赶紧泡茶，刑仁举则是看着地面喘着气，好半天才抬手道：“兴安，关门吧，今儿是没有买卖可做了。”

“噢——”田兴安点头，立即去关门，心中却想着这都亥时了，原本就不应该做买卖，更何况今天是中元节，开门做买卖本来就不吉利，整个镇上，只有久安当铺还开着门。

田兴安走到灯笼架跟前，正准备收拾的时候，却看到了那根如同被虫蛀的蜡烛，吃惊之余听到刑仁举的声音从里面传来：“灯笼架不要收了，等到明天日上三竿的时候再烧了吧。”

“唉。”田兴安应声的时候，注意力还集中在那根蜡烛之上，不知道蜡烛怎么会变成那副模样。

田兴安看了一会儿蜡烛，又四下看了看，转身将店铺大门关好，放好门闩，又将顶门柱放好，小心翼翼地挂上了警示所用的铃铛之后，这才拐进柜台之中，规规矩矩地站在刑仁举的跟前，等着挨骂。

“兴安，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刑仁举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道。

田兴安立即回答：“中元节。”

“除了中元节呢？”刑仁举闭眼问道。

田兴安寻思了下，忽然间恍然大悟：“今天是我出师的日子！”

“对，但你出不了师了。”刑仁举说完长叹了一口气，“你白白放弃了一个出师的好名头，我教你的，你是一个字都没有往心里去，我怎么就收了你这个废物？”

田兴安面露难色：“师父，我绝对没看走眼，那就是双普通的印花筷子，也就是这几年的玩意儿，不是古物。”

刑仁举冷笑一声：“你上手了吗？”

田兴安一愣，随后摇头：“一眼就看出来了，不需要上手吧？”

“我干了二十多年的朝奉，吃亏上当不少，从来不敢光看不上手，你连最基本的都忘记了？一看二探三闻，这是你当学徒第一天我就教过你的东西，从那天开始，我几乎天天都会告诉你那六个字。”刑仁举苦笑道，“我当时怎么就瞎了眼，收了你呢？还不如收个瞎子呢！”

田兴安低头道：“师父，我错了，我再跟着您学五年吧。”

“只能这样了，五年之后的中元节，你要是再犯同样的错误，你还是无法出师。”刑仁举沉声道，“我要你当的，不仅仅是一个朝奉而已，你明白吗？”

田兴安摇头，一脸呆滞地问：“师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呀？我不就是跟着您学当朝奉吗？”

“算了！”刑仁举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咳嗽，田兴安立即端茶，刑仁举喝了两口，伸手指着放在桌子上的那干草，田兴安立即会意将干草拿过来，递给刑仁举，刑仁举攥着干草的时候，使劲闻了闻，脸色这才舒坦了些。

“师父，您手里这草是药吧？什么药啊？”田兴安小心翼翼地问。

“不是药，是续命草。”说着，刑仁举竟然笑了起来，“不过是假的，我只是拿来自我安慰罢了，有些东西你还没资格去懂，如果下一个五年之后，你出师的话，我就……”

刑仁举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了轻微的敲门声，声音很微弱，就像是有人用手指头轻轻在捅着大门一样。

不过，这个声音只有刑仁举听到了，田兴安却丁点都没有察觉，还在等着刑仁举往

下说。

田兴安看到刑仁举扭头看着门口，自己也顺势看了过去，随后听到刑仁举低声数着数：“……五、六、七。”

刑仁举数到“七”的时候，突然间大门被人猛地一拍，巨大的响声传来，把田兴安吓了一跳，但刑仁举没有被吓到，相反还站了起来，满脸微笑，继续在口中数着数，等他再一次数到“七”之后，大门又一次被重重拍响。

刑仁举立即快步从隔间中绕出去，要去拿开顶门柱的东西，田兴安刚要帮忙，却被刑仁举挥手推到一边去，同时指着当铺柜台内，示意田兴安去那里等着。

田兴安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只得快步回到当铺之中，站在窗口内看着刑仁举将门口的所有东西都拿开，随后对着门也轻轻敲了八下，紧接着快步走了回去，就在刑仁举前脚离开的时候，门被猛地推开了，田兴安一惊，但并未看到门口有任何人在，不过门口的灯笼不知道被谁点燃了，这次灯笼内泛着的却是蓝光。

田兴安盯着灯笼发出的那诡异的蓝光，全然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此时，刑仁举回到他的身后，田兴安下意识看了一眼刑仁举，再扭头去看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先前那个斗笠男子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窗口下了。

田兴安被吓了一跳，瞪着那斗笠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脑中一片空白。

刑仁举见田兴安愣在那儿，立即用手指头捅了下他，这一捅不要紧，田兴安浑身如触电般抖了下，而窗口下的那斗笠男子也发出了低沉的笑声，紧接着将那双筷子从袋子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慢慢推进窗口之中。

田兴安仔细看着那筷子，但不敢上手，站在他身后的刑仁举捏了把汗，他忘记提醒田兴安一件事了，那就是在中元节的时候，面对这种半夜上门的客人，必须要先问对方是否可以上手，等对方应许之后，自己才能将东西拿起来。

而这次，田兴安鬼使神差地左右看了看那双筷子后，竟然开口问：“请问，可以上手吗？”

“当然。”斗笠男子爽快地回答，但一直低着头，刑仁举能看到的也只是他的斗笠，无法看清楚他的脸。

田兴安立即拿过柜台下一盏特制的油灯，这种油灯又叫“明眼灯”，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吉利，意思就是点燃这盏灯看东西就不会走眼，但实际上这种油灯就是煤油灯，并不算是老东西，早年朝奉用的“明眼灯”都是特制的蜡烛，因为在清末前期，中国并没有煤油灯这种东西。

田兴安看了半天，通过触感和气味，判断出这双筷子是千年乌香木制成的，而千年

乌香木这种材料世间罕有，不要说做筷子了，哪怕是一块碎木片都是价值连城的，在识货者的手中可以换下一整条街。

田兴安脸上有了笑容，看着斗笠男子，很想走出去详谈，因为朝奉当中有个规矩，如果遇到这样的贵客，必须“以礼相待”，绝对不能站在高高的柜台之上俯视对方，应该请对方到旁边的偏厅之中饮茶详谈，不过这大晚上的，他搞不清楚对方的来路，在这种时候出手这样贵重的东西，会不会是歹人？

终于，田兴安还是俯身将脸凑在窗口，堆出满脸笑容，轻声问：“请问这位先生，您打算当多少？”

“一句话。”斗笠男子沉声道，“当一句话，帮我转告给某人一句话。”

“啊？”田兴安愣了，“什么意思？”

田兴安其实听懂了，但是他不愿意相信，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就为了让当铺帮他转告给另外一个人一句话，这人是不是疯了啊？

斗笠男子微微抬头，但田兴安和刑仁举能看到的只是他的那张嘴和半露出来的雪白牙齿。

斗笠男子疑惑道：“觉得不值当吗？”

“不是不是！”田兴安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后面无表情，但死死攥紧干草的刑仁举，而刑仁举对他点了点头，田兴安心中有数后，立即道，“好，您稍等，我开一张当票给您，当票为两张，两张上面都得写清楚您要转告的那句话，只不过这种典当方式以前并未有过，所以这种典当是死当，换言之，您就等于是用一句话将这双筷子换给咱们久安当铺了。”

“从未有过？”斗笠男子冷笑一声，“你还是学徒吧？而且只是朝奉学徒，还没有走到下一步，你不懂没关系，你身后的师父应该懂，但你要记得，你经手的对象，你必须负责到底，所以，我告诉你的这句话，你也得面见那个人亲口说出，明白了吗？”

田兴安立即点头：“我明白了，您稍等。”

田兴安立即准备好当票，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台之上，随后问：“请问这句话带给谁，他家住何处，何方人士，话的内容？”

斗笠男子并未立即开口，只是站在那儿，而刑仁举此时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双手微微发抖，心中有个不祥的预感。

终于，斗笠男子开口了，开口的同时将头再一次低了下去：“请转告陈九斤，奇门现世了，让他带着秘密逃，能逃多远逃多远，如果他逃不动了，那就死，就这些。”

田兴安很是疑惑，但还是如实在当票本银，也就是价值下方写上了这些话，同时

问：“请问贵客尊姓大名？”

“不用写名字，反正是死当。”斗笠男子沉声道，随后等着田兴安弄妥当之后，接过当票转身就走，紧接着就消失在了门口。

田兴安呆呆地看着门口，若不是手中有那千年乌香筷和当票底子，恐怕他会以为先前只是一场梦而已。

“兴安，关门，随后到库房来找我。”刑仁举说完，转身便走了，也没有按照规矩将千年乌香筷拿进库房。田兴安只得先把筷子锁进旁边的柜子中，这才快速到门口张望了下，随后将门关上，放上门闩和顶门柱，又回到柜台拿出筷子快步去库房找师父。

当田兴安走进库房时，便看到刑仁举坐在库房正中的那把大朝奉的木椅之上，同时，刑仁举也开口道：“兴安，你可以出师了。”

“真的？！”田兴安大喜，却发现刑仁举呆呆地看着自己眼前的地面，一脸的愁容，他的笑容收了起来，下意识问，“师父，怎么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和你无关，这是命，躲不掉的，我躲了这么多年，始终还是找上门了。”刑仁举低声道，“先前那个人口中所说的陈九斤，就是我以前的名字。”

田兴安呆呆地看着师父，完全没回过神来这是怎么回事，想问什么，也不知道从何问起。

刑仁举摸着座椅扶手，显得很焦虑：“这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他肯定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所以故意今天找上门来，还带来了这双千年乌香筷，目的就是要告诉我有人找出了奇门的线索，下一步就会找上门来，想尽办法要将奇门所在之地从我口中挖出来。”

田兴安摇头，愁眉苦脸道：“师父，我一句也听不懂呀，我连今天晚上为何要开门做买卖都不明白，我就知道，咱们师徒两人惹上麻烦了，那个戴斗笠的是歹人吧？”

“不，恰恰相反，他不是，他应该是断金门的人。”刑仁举摇头，“我现在得马上走了，应该说是逃，从此之后，咱们师徒不会再见面，不日之后，我会托人送一封信给你，到时候我会在信里面写清楚你想要知道的事情，和你以后该做什么。”

刑仁举说完，起身走到田兴安跟前，按住他的肩头道：“兴安，咱们师徒就此别过，今晚你守着铺子，哪儿都不要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至少三天后，等我走远了，你才能告诉老板我离开了，但不要告诉他原因，只需要说我不辞而别就行了。”

“师父——”田兴安看着刑仁举转身离开，他立即追了出去，发现刑仁举去了后院，但当他追到后院的时候，发现刑仁举就像遁地了一样不见踪影。

第一章：刑场疑云

1945年3月9日，中国东北，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通路新京监狱。

负责行刑的军官田云浩看着自己的手表，又转身看了看东边升起的太阳，但只是看了一眼，因为阳光太刺眼了，刺得他哪怕是侧面对着东方，都睁不开眼睛。

与此同时，东面的五号监舍门口，二十五名囚犯戴着沉重的镣铐在狱警的带领下缓缓走出。几乎所有人都在走出去的瞬间下意识闭眼，半眯着眼睛去适应外面的强光，唯独只有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头儿始终闭着眼慢慢走着，也只有他撕下了衣服，搓成了一股布绳，将一头绑在脚铐之上，另外一头拎在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走起路来，不至于被沉重的脚铐拖累。

囚犯们来到的地方是刑场，而刑场就紧挨着五号监舍，因为五号监舍中关押着的都是重犯。这些重犯要么是已经判了死刑，要么就是那种熬过酷刑还没开口的间谍和“叛国者”。

他们被关在五号监舍就是监狱方面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开口、不交代，那么距离死亡就只有一步之遥。

田云浩皱眉看着犯人，又低头看着手中的那份名单，手上的那张纸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名单，只有名字，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性别、年龄等都没有列出来，他连犯人谁是谁都对不上号。

因为田云浩是大清早接到紧急命令才赶来的，赶来之后才知道要他监督行刑，他很纳闷，但又无可奈何，毕竟下达命令的是伪满所谓的内阁情报局，一个仿造日本内阁情报局建立的最高情报机关，而田云浩，仅仅只是伪满洲国江上军的一名普通的少尉，与这座监狱没有丝毫的瓜葛和联系，他不认识这里任何一个人。

所有犯人都面无表情地缓慢走向刑场，他们都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那个老头儿带着笑。

此时，田云浩身后的两名狱警低声交谈着，个子较高的狱警低声道：“那个老头儿就叫什么刑仁举吧？五号监舍以前闹鬼，这个老头儿被关进来之后，冲那里的人要了点泥，弄了点稻草和米，对，还有水，然后就没事了。”

较矮的狱警连连点头：“对对对，我也知道这事，最奇怪的是，这老头儿呀，是从

哈尔滨监狱转过来的，而且档案上根本没写这老头儿犯了什么事儿。”

“也许是间谍大案。”高个儿狱警道，说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田云浩，田云浩装作没听到，他的目光停留在刑场墙角阴影中那个穿着风衣、戴着礼帽、一脸清秀的男子身上。

这个人叫申东俊，是伪满洲国情报局行动处主任，也就是他，在清晨下达命令，让田云浩赶来监狱监督行刑的。

田云浩来到监狱之后，与他所说的也超不过五句话，田云浩当时认为申东俊就是个酒鬼，因为他说话总是有气无力的，前言不搭后语，永远半眯着眼睛、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

申东俊所在的内阁情报局是半年前伪满政府按照日本方面的命令，参照日本内阁情报局组建的，但实际上，搞情报的都知道，日本的内阁情报局就是个空架子，但伪满之所以要建立这个情报局，说到底，就是知道这个不被承认的伪政权快完蛋了，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机关来处理一些善后工作，销毁证据等。

虽说这个机构人员极少，但权力却相当大，甚至可以命令日本宪兵队出面做事。

蹲在阴影中的申东俊也一直注视着那老头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脚下全都是烟头。

二十五名犯人靠墙站好，田云浩上前道：“面朝墙站好！”

犯人缓慢转身，此时的刑仁举脸上的笑更怪异了。

叫犯人面朝墙壁站好，这是军中盛传的一种做法，说是人死之前最后看到的人，将会被死去的冤魂索命，不过田云浩怕的不是这个，他害怕看到死刑犯临死前的眼神，虽然空洞，却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将他的灵魂完全吞噬。

“转过来，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申东俊终于从角落中走出来。

犯人无奈，只得又按照申东俊的指示转了一圈，但转过去之后，所有人都低头闭眼，因为阳光直射过来十分刺眼。

“别怕他们的眼神，只要正对着东方，他们就看不清楚你。”申东俊似笑非笑地看着田云浩，“这个时候行刑，比正午要好，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认为正午太阳刚烈，那时候行刑，可以压制受刑者的鬼魂！可我不那样认为。”

田云浩看了一眼申东俊，问：“你不是中国人？”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说话小心点，这里是满洲国，你是满洲国人，不是中国人。”申东俊面无表情道，看着二十米开外的那些犯人，又转身看着后方列队站好的那些准备行刑的国防军，这些国防军都是隶属于内阁情报局的部队，用的武器都是九九式步枪，如今能在伪满洲国装备这种日本新式步枪的军队，都算是精锐。

田云浩冷笑一声：“可是，咱们说的可都是中国话。”

“我要是说日语，你能听懂吗？”申东俊斜眼看着田云浩，“我父亲是日本人，我母亲是朝鲜人，所以，我和中国没有半点关系，不要以为你可以羞辱我，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也知道你认为满洲国快完蛋了，不过没关系……”

申东俊说完笑了笑，挥手让后方的士兵上前几步，走到他们两人跟前来，随后让最末尾的一名士兵将步枪交出来，他接过来之后递给了田云浩，随后喊道：“瞄准！准备！”

喊完之后，那一系列士兵立即拉动枪栓上膛，瞄准了对面的那二十五名犯人，田云浩迟疑了一下，在申东俊眼神的注视下，终于举起了步枪，但呼吸却变得非常急促，他不想再做这种肮脏的事情了，但没办法，而且他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找他来监督行刑？到这个时候，竟然还让他举枪成为刽子手的一员。

“准备——”申东俊再次大喊，还带着破音，喊完之后竟然露出个怪异的笑容。

田云浩的眉头紧锁，他觉得这个申东俊完全就是个疯子。

申东俊靠近田云浩，侧头看着那些犯人，申东俊的脸颊都快挨着田云浩了，这让田云浩浑身不自在。

申东俊低声道：“你看见那边的那个老头儿没？他叫刑仁举，真名叫陈九斤，你只需要瞄准他，在我没有叫你开枪之前，你不要有任何动作。”

说完，申东俊径直朝着刑仁举走去，立在刑仁举跟前，整理了下自己的风衣，略微立正，带着尊敬的语气道：“您好，刑先生，我叫申东俊，您应该记得我，五年前，我们两人在哈尔滨监狱里分监见过面，当时我并不知道您是谁，只是匆匆见了一面，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您很聪明，您瞒过了我。”

刑仁举昂着头，闭着眼，淡淡道：“我记得你，记得你身上这股味道，很臭，一股血腥味。”

“是死人味吧？”申东俊咧嘴笑道，“这个比喻好，我喜欢，我就是刽子手，只要提到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尿裤子。”

“是野狗味，死人堆里面吃死人肉的野狗。”刑仁举轻蔑地笑道，“刽子手？你不配。”

申东俊只是扬了扬手，指了指最右侧的那个犯人，随后身后的一名士兵开枪了，子弹击中那人的额头，巨大的冲击力将他后脑勺的头骨掀开，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墙。

犯人倒下的同时，申东俊点了一支烟，问：“刑仁举，不，陈九斤，我现在问你一个只有你才知道的问题，奇门在哪儿？五年前，你装疯卖傻骗过了我，让我以为你只是个同名同姓的人，不是我想找的那个人，这五年，我想尽办法调查，终于查清楚了。”

说着，申东俊再次挥手，紧接着又是一名犯人被击毙。

“现在这里不算上你，还有二十二个人，你还有二十二次机会。但你要记得，虽然你有二十二次机会，但那二十二个人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你不给他们这次机会，他们就会一个个死去，死在你眼前，变成孤魂野鬼之后咒骂你的冷漠和无情。”申东俊冷笑道，“所以，让我们从头开始问——奇门在哪儿？”

刑仁举依然昂头闭眼，不发一语。

后方的田云浩一直举着枪，但他瞄准的却是申东俊的后脑勺，他很想现在就扣动扳机，一枪打死这个王八蛋。

申东俊摸出一支烟塞到刑仁举口中，刑仁举躲开，申东俊手举着道：“我知道你有烟瘾，你可以边抽边听我说，帮我判断下我调查出来的情况是否属实。”

刑仁举笑了，只是摇头，于是申东俊自己将那支烟点燃，深吸一口道：“在你们中国元朝的时候，有个姓郭的，汇编了一本叫作《二十四孝》的书，说的是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因为这本书的关系，郭家被后世的皇帝视为传诵孝道的人，因此不断受到褒奖，给了他们很多赏赐，郭家没有动这些赏赐，而是将这些宝藏汇聚起来，藏在某一处，被称为孝金，说这批财宝是留给中国后世的孝子的，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故事，实际上这笔孝金只是个掩护，里面还藏着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奇门。”

刑仁举面无表情地听着，没有任何表示。

申东俊接着说了下去：“奇门的秘密隐藏在孝金之中，而奇门是什么呢？是一批比孝金还贵重的宝藏，但必须要识货的人才知道，在不识货的人眼中，那些东西平凡无奇，但这件事郭家的传人都不知道，因为在明朝初年，有一批逐货师利用了孝金，将他们找到的奇货秘密藏在了孝金之中，同时还将这个秘密传给后世，这个世界上他们选定的人才知道孝金在哪儿，才知道藏有奇货的奇门的具体位置，你就是那个人。”

“厉害，你竟然连逐货师都查到了。”刑仁举愣了下道，“不错，你知道的都是事实，但那没用。”

刑仁举还在说话的时候，申东俊又下令击毙了一名犯人。

刑仁举睁开眼睛看着申东俊：“你看看我的周围，有哪一个人在害怕，在发抖，有哪一个人面带恐惧？没有，能住进五号监舍的人都是不怕死的，你用他们来威胁我毫无用处。”

申东俊拔出自己的手枪，对着刑仁举旁边的犯人直接扣动扳机，子弹贯穿那人的胸膛，那人倒地，刑仁举又放下枪口，对着倒下的人的身体连续开枪，直到将自己枪膛内的子弹全部打光为止。

此时的刑仁举重新闭眼，申东俊转身却看着田云浩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姓田，他是……”

申东俊说到这里的时候，再转身回来发现刑仁举闭上的双眼中流出了两行血泪，紧接着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中都流出了鲜血，申东俊瞪大双眼，立即用手去试探刑仁举的鼻息，发现他没有呼吸了，立即喊道：“叫医生来！快叫医生来！快点！”

申东俊大喊的时候，田云浩也奔上前去，看着屹立不倒，但已经没有呼吸的刑仁举，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十分钟后，监狱的医生确认了刑仁举的死亡。

申东俊蹲在那儿，盯着依然屹立在那儿的刑仁举，指着道：“怎么死的？怎么死了还不倒下？”

医生看着申东俊那呆呆的模样，下意识看了一眼田云浩，回答道：“不知道，需要解剖，这种现象很离奇，按道理说不应该出现，这才十分钟，他的身体就已经完全僵硬了，就像是雕像一样。”

申东俊看着医生，朝着医生靠近，一把将医生抓到跟前，吼道：“你是医生吗？你连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回答我，他是怎么死的？要是你无法给我答案，我让你下去亲口问他！”

医生被吓傻了，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申东俊拔出手枪来，用发抖的双手换着弹夹，其他人四散逃开，只有田云浩和那些国防军站在那儿，警惕地看着申东俊。

申东俊举枪对准田云浩，又挪开对准那些国防军，转了一圈之后，将枪对着已死，但依然立在那儿，带着笑意的刑仁举，喃喃道：“十年，我查了整整十年，快查到头的时候，你死了，你当着我的面死了，你以为你赢了？不可能！我不会让你赢的！我不会！我要杀了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死，都会死！”

说着，申东俊开始胡乱开枪，国防军士兵第一时间朝着监舍奔去，但其间已经有几个人中枪，田云浩看准时间，趁着申东俊换弹夹的时候，上前将申东俊扑倒在地，几拳将他打晕过去……

随后，申东俊被内阁情报局的人带走，而田云浩则接受了详细的询问，被暂时关押了几天后释放，从那天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消失，田云浩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直到十年后，也就是1955年3月9日，已经成为哈尔滨国营药材公司职员和田云浩又一次在哈尔滨听到了申东俊的消息。

田云浩下班的时候，守门的老头儿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离他还有七八米的时候，老头儿就喊道：“田云浩，你是库房办公室的田云浩吧？”

田云浩点点头，老头儿指着大门口道：“有人找你，说有急事。”

“谁啊？”田云浩不知道会有谁找他，因为他几乎没有亲人了，也没有朋友。

老头儿指向大门口，田云浩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只见铁门栏杆外站着一个留着短发的清秀女子，女子抱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在田云浩的目光移过来的同时，轻微点了点头。

田云浩慢慢走了过去，手中拎着那个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的布袋子，袋子中装着一个铁饭盒和一个军用水壶。

“你好，请问你就是田云浩？”女子微微笑道。

田云浩点点头：“请问你是？”

“不好意思，我还得确认一下，请问你以前是伪满江上军的少尉对不对？”女子再问，这个问题如同揭开了田云浩的伤疤一样，他因为这件事蹲了五年的监狱——原本判的是十五年，因为有立功表现，最终减刑到了五年，而那五年的时间，他每天做的就是忘记在伪满江上军的那段日子。

田云浩转身就走，女子抓着栏杆立即叫住了他：“田先生，不要误会，我只是为了确认一下！”

田云浩不搭理女子，转身朝着公司内走去，他打算从后门离开，避开这个女子，不过就在此时，女子忽然说出了“申东俊”三个字，而且很大声，说完之后田云浩驻足停下，好半天才转身来看着女子。

女子一脸的焦急，朝他点头。

田云浩迟疑了好一会儿，在远处老头儿奇怪的注视下，最终走了回去。

田云浩站在铁门内，看着铁门外的女子，并不说话，只想听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田先生，我叫关芝青。”女子开始自我介绍。

田云浩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淡淡道：“你刚才说什么？”

关芝青立即道：“我说我叫关芝青。”

“之前的那个名字。”田云浩看着她，“你为什么知道那个人？他和你什么关系？”

“我是医生，他是我的病人。”关芝青解释道。

“病人？”田云浩眉头微皱，陷入疑惑当中。

第二章：平静的复仇

当田云浩跟着关芝青来到她所工作的医院门口时，已经临近傍晚，这家医院的位置在呼兰，而田云浩则是第一次来呼兰，他之所以知道这个地方，只因为两件事：一是这